

春雨落长河

惊梦

江天雪意 著



春雨落长河

惊梦

江天雪意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雨落长河·惊梦 / 江天雪意著. — 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341-7

I. ①春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6940号

书 名 春雨落长河·惊梦
作 者 江天雪意
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
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
责任编辑 姚 丽
特约编辑 暖 暖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封面绘图 三 乖
封面设计 80零·小贾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75千字
印 张 9.5
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,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341-7
定 价 32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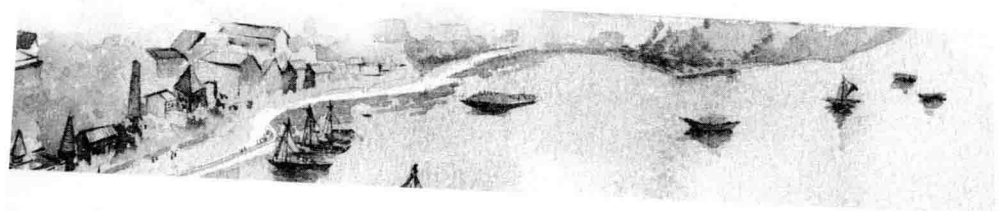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你引我去无路之地，穿过黑暗似一颗陨星。

——（俄）阿赫玛托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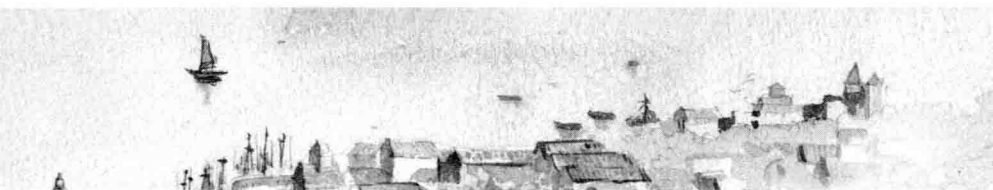
*When Spring Rain
Falls Into The River*





目录

CONTENTS



001 / 楔子 1937年，离岸

013 / 第一章 手足

033 / 第二章 青梅

053 / 第三章 迷讖

077 / 第四章 凶劫

111 / 第五章 流光

142 / 第六章 秘辛

163 / 第七章 航程

187 / 第八章 重逢

209 / 第九章 宏图

230 / 第十章 探情

263 / 第十一章 焰心



楔子1937年，离岸

几日都是阴雨连绵，总算放晴了，天光却不见清透，依旧沉沉如浑浊的河水。

“久儿，把门推开些，霉味儿重。”

“哦。”

五岁的小女孩娇娇地应了一声，从小凳子上起身，把木门往外推了推，光束投到屋里，有尘埃在薄纱般的光影中飞舞，她伸出小小的手指，想握住一粒那飞旋着的小东西，刚凑近，它们便调皮地躲开了。

她愣了愣，嘴里哈出一团白气，尘埃顿时四散如被击退的士兵，莫名的狼狈。小女孩便连连哈气，小手挥舞，脸上露出兴奋淘气的表情。

“你又在疯什么？”

屋里的女人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哑着嗓子问。

久儿漆黑的大眼睛里露出顽童做错事被抓到的怯意，她蹑手蹑脚跨出

门槛，小声回了句：“我有点冷，往手上吹气。”

“冷就回屋到妈这儿来，被子里暖。”

“我要晒太阳。”

女人便不再说话，也许是疲乏了。

渡口那边总不时传来喧嚣的声音，桨声、人声、哭泣、吵嚷，和时不时的枪声炮声，混乱的声响鼓胀着久儿的耳膜，她把小板凳搬来抵住房门，让阳光尽可能多地照进屋子里去，背靠着门，仰头看着天空，云在缓缓移动，她悄无声息地又轻轻哈了一口气出来，幻想这团白气会变成一朵云，从她的跟前轻轻飞起，一直飞到天上。

白气很快就散了。

有几个人正朝小院走来，当先带路的人是她的父亲，久儿奔去迎接，她猜想或许今天父亲的生意不错，因为他脸上带着笑呢，她一走近，父亲就把她抱了起来，在她被冻得红红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：“乖囡囡！今天爹爹给你买鱼吃！”

久儿高兴极了，瞅了一眼父亲身后的人，他们和这几日见到的难民不太一样，穿着城里富贵人才有的毛料大衣，戴着黑色的帽子，有两个人手里都提着皮箱子，四角镶嵌着油亮亮的铜片，她无心打量，想起父亲刚才说买鱼吃的话，便很认真地说：“不吃鱼，妈说水里有死人，鱼吃过死人肉，我们不吃鱼。”

久儿爹黝黑的脸蹭了蹭女儿的小脸蛋：“傻孩子，我们不吃河鱼，去东头赵老爷家的水塘子买塘鱼，塘鱼干净。”

赵老爷是村里的大地主，逃难去江西了，他的水塘被管家把持着，鱼卖得贵，一般人吃不起。久儿听父亲这么说，不太相信，灵机一动：“我跟爹爹一起去买！”

“好，好！”

“买大鲤鱼？”

“大鲤鱼！”

久儿爹让她稳稳坐在自己的胳膊上，对身后的人歉意一笑：“托三位先生的福，我家孩子能沾光打打牙祭了，我女人这两天也生着病，这兵荒

马乱的日子……”

那三人的表情冰冷淡漠，并没心思听他啰唆，只一人随口应了句：“屋子里被褥是干净的吗？”

“干净的干净的，前几日来了些伤兵，用过的东西后来都送到坳沟里烧了，现今的被褥是我们船老板自家人用的，我婆娘才浆洗了被面，褥子也晒过了。”

已走到院里，那人见洗衣台上铺着大草席，上面摊着两张干净被褥，也就没有再说什么。

久儿趴在父亲的肩膀上朝他们看，注意到走在最边上的一个男人，唯独没有提箱子的人。

这个男人长得非常好看，三十岁左右，眉毛乌黑，眼睛幽暗深邃，皮肤是苍白的，像正生着病，不过因为他身材高大，倒不显得有多么落魄孱弱。进了院子，他只是淡漠地打量着四周。另外那两个人放下箱子，先给他找了根条凳坐着，然后再问哪几间是客房。久儿年纪虽小，也判断出他们估计是那男人的仆人。

“客房是最东头两间。久儿，给三位大爷问好。”父亲拍了拍她的小肩膀，把她放了下来。

久儿害羞，把小脑袋藏在父亲腿边，露出一双大眼睛。

那个沉默的男人坐在条凳上，一只手揣在衣兜里，似在摩挲什么，另一只手摘下了帽子，他摘帽子的时候，久儿瞥见他手腕上似缠着布条，隐隐透出血迹。

他抿着唇，见她看过来，眸光微凝。

久儿瑟缩了一下，他眼神中那难以言说的哀伤，让她莫名不安。

他姓郑。

另外两个人一个姓李，一个姓于，是他的随从。他们后天将启程去汉口。

久儿爹是渡口的船夫，走长途客船，收入比一般船夫要高些，两年前

租下了船老板的这个院子，最好的两间屋子用来招待住宿的船客，背阴的两间则留给自己一家住。

眼见着仗就打到了家门口，村子里多了许多逃难的人，都是从南京坐船来的，要从这儿转船。久儿爹早就盘算着到湖北去避一避，这几天一直没有做开船的生意，只在岸边帮着拉活儿。

久儿搬根小板凳坐在厨房看父亲杀鱼，母亲从布满尘灰的竹筐里掏出几粒蒜来剥着，扔了两颗给她，她便埋头剥蒜，听父亲笑着说：“久儿，你给爹作证，我们是去赵家买的塘鱼，不是河鱼。你妈不放心呢。”

“是塘鱼。”久儿很听话，立刻说，“活蹦乱跳的，水塘里的。”

久儿妈说：“还是多放点蒜，吃了不生病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久儿妈没理女儿，和丈夫轻声议论着南屋里的三个人。

“从南京逃过来的，说是等人来，后天就走。正好跟我们一起。”

“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，倒不像一般逃难的人。”

“给的钱倒是不少，你欠的药钱可以还了。等我们去了湖北，还能靠剩下的钱挺几天。”

久儿妈幽幽叹了口气：“我这场病生得不是时候。”

久儿爹刮着鱼鳞，温和地看了眼妻子：“你是累的，等去了太平的地方，养养就好了。”

久儿妈含泪点点头，瞥了眼窗户外头，郑先生正从房间走到院子里，将杯子里的残茶泼掉，于先生和李先生一个站在门口，另一个则在他身后跟着。

“那俩人为什么总看着他？”久儿妈讶异。

久儿爹于是压低了嗓子：“好像那郑先生要寻死。”

久儿妈不信地摇摇头。

寻死？

久儿竖起了耳朵，熟料父母却不再说了，开始商量临行前的一些琐事。

那天半夜，久儿从睡梦中被敲门声惊醒。于先生用力敲着门，要久儿

爹赶紧去找大夫。

原来郑先生用藏在身上的碎瓦片割了脉，于先生发现的时候，被单都被血染红了，人也已昏了过去，于先生大惊之下还不忘赶紧给他包扎了手腕。

大夫来了，不过是看了看，并没开什么药，只说：“幸好发现得不晚，命捡回来了。”又淡淡一笑，“年纪轻轻的人，想着现在阎罗殿冤死鬼多，要去凑个热闹？嘿嘿。”

大夫的儿子、媳妇全死在南京，家里刚草草办完丧事，他说出的话呛人，让久儿爹很是尴尬，又不太好意思申斥，只得急忙把话岔开。

第二天晌午，久儿给他们送饭去。

他们住的屋子是打通的两间，李先生靠在外屋的床头，眼睛眯着，也许一晚上没休息好，还在补着觉。另外俩人在里屋，于先生靠窗坐，面朝床铺守着郑先生。

两个人看起来都不像有胃口的样子，精疲力竭，憔悴不堪。

于先生帮久儿把食篮提起放到桌上，眼中露出一丝笑：“小姑娘，你很能干。多大了？”

“五岁。”

郑先生斜坐在床上看过来，眸光流转，有一缕转瞬即逝的复杂神色。

久儿总觉得，寻过死的人和平常人是不一样的，阴气森森，像鬼魂。她很害怕，想马上逃开，脚步却像被什么力量拴住了似的，小呆子一样站着，愣愣地看着他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宁静温润，像阳光穿透冰冷的河风。

于先生都似乎惊到了，就好像郑先生已经许久都没有说话了一般。

“久……久儿……”小女孩鼓起勇气小声说，“我叫久儿。”

男人凝视着她，冰冷的目光中渐渐浮起暖意。

久儿抬脸，注意到他两只手腕都缠着厚厚的布条，左手手腕上有暗红的血斑，白皙的手掌无力地摊在床边，食指修长，勾着一根金色细链，花朵形状的坠子闪闪发光。

黄昏时，他们要等的人来了，这个人只是将一个小罐子交到于先生手中，就匆匆离去。

久儿和父母吃着晚饭，是三个客人吃剩的鱼，用汤汁煮的稀粥，拌了些油饼，刚吃几口，南屋忽然传来吵嚷声。

只听郑先生大喊道：“怎么证明就是她？怎么证明？你怎么就知道他不是随便拿个罐子装些乱七八糟东西糊弄我？”

“先生！佟爷的为人如何你比我清楚！他吩咐的人办事，不会错的。”

“不会错？可还是错了，全都错了！我要在这儿等他过来，让他亲口告诉我是不是她。”

久儿听得一阵迷糊，看了看父母，他们脸上也是一片茫然。

一直不怎么说话的李先生开口了：“那人临走时说，里面放有太太随身的东西，您打开一看就知道。”

“我不看，我等佟春江过来。”

“他去上海了，不会来了。我们先回汉口，一定有机会再见面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久儿忽然听到于先生的惊呼。

然后就是一声号啕，是郑先生的声音。

男人哭原来也能凄惨成这样，中午他和自己说话的时候，那般清朗柔和的声音，竟也能如此凄厉！小女孩听得浑身汗毛竖起，跑到父亲身边抱着他的腿。

“快来人！”于先生大叫。

那边似乎陷入了一片混乱，父亲轻轻拨开她的小手，和母亲奔过去，久儿虽然害怕，却抑制不住强烈的好奇心，怯怯地跟了过去。

郑先生蹲伏在地上，刚才听到他哭，谁知他眼中一滴眼泪也没有，只有空洞与疯狂。他怀中抱着小小的锡罐，盖子掉到地上，还在一晃一晃地旋转，他抓起一把罐中灰白的粉末，轻声说：“你让我送你走，我把你送走了，可我怎么办？剩下我怎么办？我要怎么才能留住你？”

“我要怎样才能留住你？”

他不停地重复说着这句话，忽然猛地把粉末往嘴里塞，一把接着一

把，直到被呛得大声咳嗽，但他憋着让自己不喘气，极力吞咽，要将那些粉末全吞到肚子里去。

久儿妈一声尖叫，用手捂住嘴奔到院中大声呕吐起来。

李先生扑过去夺走了罐子，和于先生两个人将郑先生狠狠按在地上，久儿爹在一旁骇然，一时不知该干什么，久儿虽觉得此情此景甚是可怖，但不明所以，惊奇反而多过了恐惧。

李先生眼中落下泪来：“你知道你留不住，你亲眼看着她走的！是你让她走的！你再怎么作践自己也留不住她！”

男人在地上抽搐着，一张脸被呛出的粉末染得花白，他大口大口喘着气，没有泪，目光如烈火燃烧，久儿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痛苦成这样，他其实两只手都伤痕累累，但右手可能更有力量，攥着拳头，可是不久，终还是精疲力竭地松开了，一个圆圆的东西滚了出来，一直滚到久儿的脚边。

是一颗红色的珠子，温润有光，似还带着温度，也许是从罐子里拿出来的，蒙了浅浅一层白灰，久儿矮下身就要捡，却被不知何时回来的母亲一把拉到怀中：“别碰，久儿，别碰。”

久儿怕极了，颤声问：“妈妈，那是什么？”

久儿妈将女儿拉出了屋子，愣了半天，方颤声说：“死人衣服上的东西。”

但更多的话她却不再说了，久儿发了半晌呆，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。

她那天晚上发了烧，昏昏沉沉睡在床上，听到母亲断断续续的咳嗽声，暗黄的灯影里，一切都显得不真实，母亲和父亲收拾着行李，似乎说了几句埋怨的话，言语中提到那郑先生，久儿听到，嚤嚤地哭了起来。母亲过去把她搂着安慰，她把小脑袋蜷进母亲臂弯之中，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醒来的时候却不是在家里，而是在船舱中，父母却不在跟前，有一双沉静的眼睛正看着自己。

久儿扁了扁小嘴，眼泪登时在眼眶中转来转去。

“别哭……”他凑近，目光温柔，“对不起……昨天吓着你了，不要哭……”

小女孩往被子里缩了缩：“我的爹爹妈妈呢？”

“你家东西没搬完，他们还在渡口，一会儿就上船。”

久儿抽着鼻子：“我要妈妈！我要爹爹！”

他好像很害怕她哭，慌忙伸手给她擦眼泪，久儿扭着小身子一边躲一边哭：“走开，走开！”

他的手便停在半空，清秀的眼睛怔怔地凝视着小女孩。

船舱房间的门被推开，过道中的嘈杂声一拥而入，于先生提着一壶热水进来，见到里面的情景，愣了一愣。

郑先生缓缓将手放下，语声疲惫：“别哭，我带你去找妈妈。”

久儿将信将疑看着他，又看看于先生，掀开被子，跳下了床。

郑先生从床边板凳拿起她的小袄子：“把衣服穿上。”

他平静慈祥，不再是昨日看到那般狰狞疯狂的样儿，久儿瞅了他一会儿，她并不是娇气胆小的女孩，又着急去找妈妈，见他将袄子展开，便把小胳膊乖乖伸进了袖子里。

郑先生给她扣着扣子，理了理衣领和袖口，动作熟练地将她的小辫子从衣领中轻巧翻出，久儿盯着他看，其实这是个多么干净英俊的人。

于先生把水壶放在搁板上：“我带这孩子去。”

“我要透透气，放心，不会再生事。”他走过于先生身边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于先生思忖了片刻，终点了点头，门口的李先生却蹙了蹙眉，待要跟上，于先生将他的衣袖轻轻往后一拽，他也就不再上前。

甲板上挤满了人，通往船舱的台阶过道更是拥挤不堪，郑先生把久儿抱起来护在怀里。

“你……”久儿怯怯地看着他缠着布条的手腕，小声问，“你为什么想死？”

男人微微一怔，一步步上着台阶，没有说话，但久儿的注意力很快就

被转移了，这艘轮船是一个废墟，充满了悲伤、恐惧、愤怒、伤痛，它们推挤着发出钝重的声音，像潮水袭来，摄魂夺魄。

大部分的人，表情是麻木的，他们像木头人一样站着，挤着，双手机械地动作，可这些麻木的人却很容易就被激怒，一个极轻微的碰触都立时能引发一次激烈争吵，争吵的语句中含着最恶毒的诅咒。

角落里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，披麻戴孝，对着码头号啕大哭，一个憔悴的女人，大概是他的母亲，在他的身后抽泣。他们周围有嗡嗡的议论声，大意在说这个男孩的父亲死在了路上，遗体被这无助的孤儿寡母草草掩埋。

这对母子也是从南京来的。

还有个女子，二十多岁，脚下有一个藤编的箱子，一个年轻男人扶着她。女人穿着一件破旧的大衣，脸被掌掴过，高高肿起，久儿从郑先生的肩膀那儿看过去，正好看到女子的正面，大衣的扣子几乎全掉了，里面穿的衣服被撕得支离破碎，她只好用力将大衣拉拢，不经意与久儿对视，眼神里竟充满着耻辱和恐惧。

郑先生抱着久儿，艰难地向前挪着步子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男人，那男人倒也没像别的船客那样破口大骂，只木然回看了一眼，往后略退了半步。久儿注意到他怀里抱着个孩子，青白色的脸，眼睛下全是乌青，左颊上的皮肤溃烂成紫红色。甲板上人与人的碰撞怎么都是免不了的，那个男人的肩头一会儿被撞向这边，一会儿又被撞向那边，但他只是看着怀中的孩子，目光呆滞。

怎么就突然间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久儿背脊一阵阵发寒，把身子缩了缩。

“别怕……”她听到郑先生温和的安慰，“别怕，孩子。”

他们在入口处等了一会儿，终于看到了久儿妈，郑先生便把久儿交给了她，久儿妈连声道谢。

久儿伸手拉了拉郑先生的衣襟，说：“你不要死，好不好？”

男人眼中闪烁着光芒，又似是泪意，他轻轻摸了摸她头顶的发，淡淡的微笑牵动唇角。

久儿低下了头，小小年纪的她实在搞不懂，为什么这个叔叔的笑容总是让人哀伤。

她从母亲口中得知，因为昨天她发烧，郑先生过意不去，出钱多要了一个房间，让母女俩在里面休息。

“这个人挺怪的，但对小孩子还不错，久儿，妈妈托你的福，这辈子第一次住一等舱。”

“什么是一等舱？”

“就是有钱人住的船舱。三天的路呢，虽然还是很挤，但好歹有个床铺，你爹也能少为我们操心。”

有细细的雨珠飘来，久儿妈眯了眯眼睛：“下雨了，久儿，我们快下去。”

“妈妈，我们的行李呢？”

“搬到你爹那儿去了。”

“我们还回来吗？”

久儿妈用力握了握女儿的小手：“等仗打完了我们就回来。”

“什么时候打完仗呀？”

久儿妈叹息了一下：“我也不知道啊……”

过道堆着杂物，郑先生独自一人坐在那里，李先生和于先生照例坐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。

久儿好奇地打量着船舱，爬到窄小的床铺上躺着，又忍不住坐起，翻开床垫子，床板上有几个圆圆的米粒大小的小甲虫慌张地跑着，她愣愣地看了会儿，想伸手碰碰却又不敢，怕惊扰了它们小小的世界。久儿妈把随身的小包挂好了，拿出煮熟的盐花生让她送给那几位先生。

于先生似乎很希望久儿去跟郑先生说话，要久儿拿些花生给郑先生送过去。久儿觉得他们把自己当作大人一般，很高兴，蹦蹦跳跳地去了。

郑先生抽着烟，眼睛看着远方，窗户开着，见小女孩过来，便把烟掐灭了往外一扔，顺带将小桌上放着的宽边檐帽拿起，利落地放到她的小脑袋上。